

巴黎左岸咖啡——撫今憶昔

鄒明智

以文學藝術及生活情調著稱的巴黎拉丁區，就是俗稱的「左岸」（La RiveGauche），因位於塞納河左岸而得名，幾世紀來是法國文人雅士放懷抒情聚首風流的場所，在這裡出了多少統領時代風騷的哲學家、詩人、文學家、藝術家，可是隨著現代化的腳步，曾幾何時，商業取向已悄悄地改變了原有的風貌。

儘管過去的萬種風情已在流光中逐漸褪色，有心的遊客還是喜歡在參觀羅浮宮博物館之餘，信步過橋到河的對岸，在仍富有浪漫情調的聖米榭（Saint Michel）或聖日耳曼大道（Boulevard Saint Germain）上的咖啡廳啜飲濃郁的咖啡，細聽老巴黎數說幾世紀來前人留下的風流韻事。

實際上，如果想在巴黎的塞納河左側沿岸找個咖啡館泡泡，可能會令人大失所望，因為除了沿河舊書攤外，岸邊並沒有半個咖啡館。必須再往內走進小巷弄中，漫步觀賞營造花都生活風情的書畫藝廊、家居精品店、收藏家珍本書店或古董小鋪，品嚐小酒館、咖啡館，和愛現的蔬果小店、花店、麵包店、肉鋪、藥局等「方便的好鄰居」聊天，才能稍微體會到昔日的餘風，印證傳說中的風采趣聞。

所謂塞納河左岸風華，源自中古世紀以來文人雅士匯聚於此，形成法國最高密度文藝精英的集結，拉丁區因而名聞遐邇，浪漫風情流傳至今。其範圍包括今天巴黎第五、六區及第七區的一部份，如果搭乘塞納河游船順流而下，穿進河



中小島的左側航道，抬頭望去，映入眼簾的就是法蘭西首都蜿蜒曲折的歷史遺跡。這裡高等學府院校林立，法蘭西學術院、奧賽博物館巍巍聳立塞納河畔，與羅浮宮隔河相對。政府機關及國會兩院宮殿大廈也赫然在此，建築無不精雕細琢，氣派雄偉。

若說風華萬種的塞納河左岸是巴黎人心中的最愛，並不只是因為這些歷史遺跡，最主要的是歷來流傳且生生不息的有形無形的文藝氣息。古往今來無數的藝術家、作家和詩人，如雨果、伏爾泰、巴爾扎克、盧梭，乃至上世紀的海明威、畢加索、或魏爾倫等統領時代風騷的文人雅士，都曾經常出入於這裡的酒館、咖啡館中，與朋友聚首把歡，或尋找創作靈感。且不論十八、十九世紀多少文史哲人在這裡完成曠世偉構，單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聖日耳曼大道一帶，就有許多

哲學家們在爵士酒吧、咖啡廳中激盪出引領風騷的思潮，創造了「左岸咖啡」的傳奇。

想當年，存在主義大哲沙特日日埋首寫作就在「花神咖啡」（Le café de Flore）。這家咖啡館現在仍然生意興隆，只是少了當年拒領諾貝爾獎的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慷慨激昂朗誦擲地有聲的劇本；他與卡繆在這兒為存在主義是否就是人文主義展開激辯，轟動整個歐洲思想界，而今物換星移，也都成了絕響。不過，咖啡館內保持的桌椅佈置及特有的情調和風味，至今仍讓慕名而來的客人感受所謂「存在」的含意。

其實，這裡著名的咖啡館還真不少：除了「花神」之外，尚有「雙叟咖啡館」（Les Deux Magots）、「地牢墓穴」（Le caveau des oubliettes）、「小橋咖啡」（Le café du Petit-Pont）、「丁香莊園」（La closerie des lilas）等，每家咖啡館不僅都各具特色，背後更隱藏著許多數說不完的故事。其中，當今文學及藝術圈的聞人最常聚集的「雙叟咖啡」，就是十九世紀末許多訂婚男女聚會的場所，如同招蜂引蝶，誘來一班喜劇演員及劇作家聚首頌春風，據說因而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超現實主義的濫觴。

現代抽象派藝術大師畢加索也曾在這裡出過有一段糗事。一九二一年他接受巴黎市政府的委託，根據住在「左岸」的詩人劇作家雅伯林內（Guillaume Apollinaire）所寫的作品「慘遭刺殺的詩人」（Le Poète assassiné），為劇作家雕塑遺像，歷經七年始告完竣。作品用鐵絲編成，中空的外型如同透明人像。曾參與該劇本演出的畢加索稱，雕像應是無形但具有歌頌詩和榮耀的內涵。由於這座雕像太過前衛，巴黎市議會認為對詩人大大不敬，將它丟到塞納河裡。多年後，畢加索才另塑一尊還給巴黎市政府。

風雲變幻，物換星移，曾幾何時，左岸現

在逐漸變成多金血拼客歇腳之處，社會富庶引發的消費需求席捲而來，原來專屬右岸的「高級消費」過橋登堂入室，八〇年代以來塑造左岸氣氛的舊書店、小咖啡廳，逐漸被亞曼尼、路易威登、聖羅蘭、香奈兒、迪奧等名店招牌淹沒，聖日耳曼德培（Saint-Germain-des-Prés）、聖蘇勒比士（Saint-Sulpice）廣場已經變成右岸蒙田大道、佛布聖歐諾赫街等所謂「名店街」的翻版。

今天，許多第六區的居民為了抗拒原有的生活環境被這樣徹底資本主義化，組成居民協會進行抗爭，但畢竟無法抵擋跨國集團的勢力。根據最新的房地產統計資料顯示，第五、六區的房地產價格已經超過香榭麗舍大道區，成為首都之冠！於是傳統「左學右商」的分野，悄然成為過去式。政府與民間都在為左岸風氣丕變而努力挽救，但比起資本主義排山倒海的浪潮，卻顯得微不足道。於是聖日耳曼變成左岸名店街；多采多姿的糕餅鋪、魚店、乳酪店、書報商，一一被一塵不染的房地產公司、銀行、律師事務所取代。而小市民的傳統生活，以及其中帶領法國文明榮耀四方的左岸風情，就在這種商業轉型的潮流中淡化，只能從濃郁的咖啡飄香中去追憶了。

（本文作者為前中央社駐巴黎特派員，現旅居巴黎）

